

野性的证明



[日] 森村诚一 著
朱金和 孙 猛 译

ILIN
ENKU
译林文库





野性的证明

【日本】森村诚一 著 朱金和 孙 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南京

〔日本〕森村 诚 一

野 性 の 证 明

据《角川文库》昭和五十三年十月第十五版译出

野 性 的 证 明

〔日本〕森村诚一

朱金和 孙 猛 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江 苏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3 字数 259,000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1,700 册

书号：10100·467 定价：0.92 元

编者的话

森村诚一是日本当代著名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曾发表过约五十部中长篇推理小说和许多短篇推理小说，先后获得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奖，1973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76年以后，他连续发表了著名的三个“证明”，即：《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在日本影响很大，森村诚一的声名，也因此大增。

《野性的证明》于1978年3月出版后，在七个月中就再版了十五次，发行三百余万册。当年，又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这部作品，主要描写前自卫队队员味泽岳史，不畏艰险，同以羽代市市长为代表的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同一般的侦探小说的写法不大一样，这本书主要不是写警察如何去侦缉凶犯，而是写一个被当作凶手嫌疑犯的人，如何在追查真正凶犯的同时，揭露出警察署同凶犯相互勾结的内幕。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在暴露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显得更深刻，谴责社会的意义也更大。

作者在塑造味泽岳史、越智茂吉、越智朋子、浦川悟郎这样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物的同时，着意写了垄断家族与警察署狼狈为奸，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等种种罪行，同时还揭露和抨击了日本社会的流氓集团——“狂车队”的罪恶行径，表达了日本人民群众对这种黑暗的社会现象无限憎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日本当前的社会状况，无

疑是有帮助的。

由于这是一本虚构的推理小说，加上其他原因的影响，小说在某些方面难免露有故弄玄虚和自圆其说的痕迹。在追查凶杀的原因时，作者把它描述为神经错乱所造成；至于导致神经错乱的原因，又含糊地归结为或者是受了软腐病菌的毒害；或者是人的野性的一种表现。这样，就把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用“生物生理”或“人的本性”方面的原因来解释，其结果势必削弱作品主题的鲜明性。此外，小说中有些地方，用自然主义的笔法来描述“狂车队”一伙的丑行，这也是不足取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1981年5月

目 次

空白的山村·····	1
专制的领地·····	31
翻车落水的秘密·····	73
现场的碎片·····	94
长堤里的人柱 ·····	106
深夜的“政变” ·····	126
色泽异常的证据 ·····	150
异常的功能 ·····	175
横冲直撞的凶手 ·····	222
凶恶的特殊对象 ·····	242
沙粒和岩石 ·····	252
窒息的罗网 ·····	281
“马略特盲点” ·····	305
走投无路的野性 ·····	333
野性的证明 ·····	368
植物化的野性 ·····	383

空白的山村

一

映入眼帘的景色优美如画。四周群山林立，每座山都在海拔千米以上。山谷陡峭深邃。森林盖没了重叠连绵的山袞，朝前远眺，美丽迷人。湍激清湛的溪流蜿蜒其间。

高原上，一大片清一色的白桦林逶迤漫延。淡紫色的落叶松林覆遮在山坡之上。山谷底部有一个五六户人家的小村落。由于平地少得可怜，他们在斜坡上垦山造田，种上小米和豆类。越靠近山顶的梯田，坡度越陡。只有山顶上那一小块豆腐干大的田地，总算恢复了水平状态。

时而有旅游者打这儿漫步经过。尽管满目皆是别有风味的山区风光，但他们可没法体验耕者把肥料挑上山头的劳苦；对此，大概只能凭他们的想象了。

斜坡过于陡峭，假使不在梯田外侧支上树桩，田里的土壤就会流失殆尽。耕种斜坡上的梯田，必须会使得一手好锄才行。那种手握短柄锄、低头弯腰的姿态，颇为独特新鲜。乍一看，似乎不费吹灰之功，其实没干惯的人动不动就会把泥土翻到山脚下去。可以说，只有能在梯田里使锄干活的人，才有资格称作道地的村民。

朝阳的好地都被开成了农田，住房就只好建造在低坡的背阴处，或者造在完全派不了用场的贫瘠的土地上。差不多

所有的屋顶都是用杉树皮铺盖的，窗户窄小，这种开窗的方法大概本来就不准备接受阳光的惠临。

流经住房附近的溪流上，一架水力捣米机正反复地发出咯嗒咯嗒的单调的捣击声。

这儿简直象无人区一样，不见一个人影。不过当你望见从杉树皮屋顶上袅袅升起一缕淡淡的青烟时，便可明白，居民似乎是在屋内。房屋的四周看不见一根电线。

这一带，就是在全国也数得上是个人口密度最低的超稀疏地区。青年人对这个连电灯也没有的山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接踵不断地弃家离乡，由此更增添了它的荒凉。

青年们的热情早已消失，他们根本不想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已经荒芜的故乡，建设成一个崭新的村落。

山村过于荒僻破落，而且与世隔绝，所以他们对家乡的重建不再寄于青春的美梦，也不抱任何幻想。在这个实际上一年里有大半时间被皑皑积雪覆盖，连电灯和姑娘都不肯光顾的山村里，任何努力都是白搭。

没有理由非要赖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可，如果投身到城市，可以不费力地挣钱过活，而且还可沐浴在物质文明的惠顾之中。女人、美酒、以及满足各种欲望的玩意儿，披着一层光彩夺目的外衣，琳琅满目地陈列在橱窗里。

且不说这些东西是否买得起，至少总可以欣赏欣赏它们的色彩和模样，或者闻闻它们的馨香。于是他们离开那只快要沉没、空空如也的废船，转而改乘那辆方向不明、而且早已拥挤不堪的“城市”列车。

故乡美丽的景色，宽广的空间，新鲜的空气，以及还没遭受污染的水质，都无法挽留那些青年。

青年流向城市后，留在村落里的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明摆着的是，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又将抛弃自己的故乡。

差不多所有的老人都有病，高血压、中风、心脏病、肠胃病、肝脏病等等。长年的过度劳累和极差的营养，从深处腐蚀了他们那频遭日晒雨淋的肌体。

尽管村民人数大为减少，不过，既然村落还依旧存在，就得设法维持下去。本来，当地的村民都是齐心协力地修筑河坝、水渠、桥梁、道路，或者一起出动扫除公共建筑物及农村道路上的积雪，可是离乡出走的居民日益增多，他们的这份工作，现在势必重重地压在还留在故乡的村民身上。

即使拖着衰老多病的身子，振作精神支撑着劳作，也毕竟有个限度。总之，村落在急剧地荒芜败落。

农作物已种得甚少，仅够维持村民的生存。为了节约灯油，每当暮色降临，他们便赶紧上床就寝。

对这个深山一隅，连已经开始腐败的现代物质文明也绕道而过，不愿光顾。大概城里人就稀罕这一点，除了交通断绝的冬天，经常有旅游者乘着“日本的再发现”^①这股热潮，兴致勃勃地从城市来到这儿。

他们并不了解村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其实也没必要了解。只要能把因城市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身心沉浸在青翠欲滴的大自然中，休憩片刻，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在溪流上单调地唱着歌儿的捣米机，杉树皮屋顶的农家，梯田以及夜晚的油灯生活，这一切并非是严酷生活的标志，

^① 七十年代初，日本国铁为了招徕游客提出的一句口号，后来到处张贴宣传，在日本轰动一时。

而是作为美丽的日本深山老林的风土人情，为他们的旅行影集增添色彩。

红叶大部分已经凋落，远近壑间的树林里，烧炭的淡色紫烟缭绕升腾。这时有个徒步旅行者——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近了这个深山里的村落。

她的年龄约莫二十二三岁，是一个城市姑娘，看上去既象女职员，又象女学生。她把头凑到引水的竹管下，喝了几口溪水，润了润喉咙，然后用她那无忧无虑的目光，伫望着恬静的深山。秋高气爽，阳光灿然，村里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被挤进阴影里，它的荒凉面貌也就不那么显眼了。其实在阳光熠熠之中，不如说倒是突出了大自然的恩泽。

看来，这是个单身女子，周围不见伴侣的身影。她好象很习惯于单身旅行，那副肩挎帆布背包，徒步行走的姿态，可真漂亮迷人。

“多美的村庄！”

她眯缝着眼，叮望着杉树皮屋顶上正缭绕着淡淡蓝烟的农家，同时把背包往肩上挪了挪。从地图上来看，这个村落正位于她旅行路线的半当中。当她穿过这个人烟绝迹、万籁俱静的村落时，脚下踩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

好象是一种粘糊糊的软体物质。她不禁吓了一跳。瞧了瞧脚下，原来是一棵被丢弃在路上的卷心菜。菜叶已经变成黑褐色，而且开始腐烂。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孔。这恐怕不是自然腐烂，而是由某种病菌所致。她又一次环顾四周，发现田里长着的卷心菜都在腐烂。叶色污秽，菜心开始溃烂溶化。

“这是怎么搞的？”她惊奇地嘟哝着。正在这时，近处传来

了说话声。

“这是软腐病。受这种病折磨的卷心菜全都这么烂掉了。”

女子转过脸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也不知是几时来的，一位佝偻着身子、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站在离自己不远处。她是靠了拐杖支撑，才好不容易站住的。她背上驮着一捆柴禾，佝偻的身子活象一只河虾，使人感到那捆柴禾的重量，仿佛是直接靠拐杖支撑的。她大概是在山上拾好了柴禾才回家来。连如此年迈的老婆婆都不得不参加劳动，可见村落所面临的现实多么严酷凄惨！

老婆婆的话引起了女子的注意。

“软腐病？那是什么呀？”

“是卷心菜、洋葱、白菜常得的病，好象是一种霉菌搞的鬼，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变成了这副模样，村里已没吃的了。”

老婆婆颤颤巍巍，一头白发也随之颤动。她那悲痛的神情，为饱经风霜的标志——皱纹所掩盖，谁也不会去注意。

“是吗？真可怜啊！难道不能撒些农药进行预防吗？”

女子来自物质丰富的城市，尽管她对老婆婆的话表示同情，但缺乏切肤之感。恐怕在她的词汇里，早已没有饥饿这个字眼了吧？

“当发现时已经晚了。”

老婆婆许是发现向这位过路的徒步旅行者诉说这些事情纯属多余，于是把那捆柴禾朝上挪了挪，走进了离她俩最近的那间象临时板房一样的屋子。两个人仅仅交谈了这么几句就分手离去。对于徒步旅行者来说，首先关心的是下半段的旅行路线，至于村里的卷心菜，或者白菜所得的疾病，就无关重要了。

天好极了，就是到下午也保险不会变阴，高空漂浮着几条仿佛用刷子画出来的层云，预示着好天将会延续。

走出村外，有一大片沿着溪流丛生的杂树林。树林里寂静无声，只有微风掠过上空时，才把树梢吹得沙沙作响。这习习微风，时而使流水声听来象人语一般。

道路沿着缓缓的山坡徐徐向上延伸。也许是因为山谷陡峭深邃，山壁从两侧压过来，使人感到天空好象狭小了许多。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一个不大的悬崖。

双脚不时踩在被风吹拢的枯叶堆上。附近的树上还残留着红叶。在下午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红黄两色的树叶，镶嵌在作为背景的蔚蓝天空上，显得醒目耀眼。拨开树杈向前走时，树叶会飘落在身上。

她身上微微出汗，呼吸稍稍变急，不过心情却舒畅爽快。一个年轻女人只身在深山密林中漫步穿行，居然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

亲友同事都劝告她停止这种危险的旅行，可她对山里人深信不疑，还乐观地认为：即使是城里人，只要来到山里，就不会心存歹念。

她打算来山里清洗一下自己这个被城市污染了的身心，尽管人的性格不可能一到山里就马上发生变化，她却认为人类可在山里通过净化来消除身上的恶性，哪怕是短促的片刻也好。

迄今为止，她从未遭遇过什么危险和不安，这一点更助长了她的乐观情绪。有时她也会因为树梢或草丛沙沙作响而受惊，不过那多半是山鸽或小动物开的玩笑。不用说有时也会遇到樵夫、烧炭人或者猎人，但他们个个都和蔼可亲，好意

相待。反而是那些徒步旅行者，一旦知道她是只身单人时，就会露骨地投来一种好奇的视线。

可是即使这样，也从未使她感到不安。

微风嘎然止息，流水声突然清晰入耳，使得本来就静悄悄的四周更加沉寂无声。前面的树丛里传来了索索的声响，许是白兔或小猴在蹦跳嬉戏吧？她这样想着，便转过脸去望，顿时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原来树丛中站着一个畸形的怪物。

全身发绿，黝黑的脸上一对白眼珠象利刃一般闪烁光芒，手里紧握着一根形同棍棒的家伙。怪物朝她这边瞪眼盯视。因为是迎面相撞，所以避也避不开，躲也躲不掉。

她想拔脚逃跑，可是恐怖使她全身犹如被枷锁套住一样，动弹不得，甚至连声音都喊叫不出来。看样子，怪物也因为突然跟她相遇，正在惊愕之中。

怪物蹒跚地朝这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伸出手说：“有什么？有什么给我吃的？”

怪物是人。可是这跟她以前在山里相遇的那些人还不一样。他全身好象正散发着一股凶残狂暴的杀气。因为怪物说的是人话，所以她便从恐怖的枷锁里解脱了出来。她虽然恢复了行动能力，可是恐怖情绪并未完全消失。

“救命啊！”

声带机能也已恢复，她无意中迸发出凄厉的哀叫。她这出其不意的举动使得怪物大惊失色。

“啊！别叫！”

怪物吃惊得慌忙朝她这边冲过来。女子转身拔腿就逃，如果能坚持跑到刚才走过的那个村落就可脱险。

“站住！”

背后传来怪物的喊声。她感到怪物在身后穷追不放。

她心想：抓住就没命啦！恐怖和拼命的求生本能使得她快跑如飞，若是平常真不能设想自己会有这种速度。沿着溪流穿过杂树林，前面就是村落。

只要到那儿，只要坚持跑到那儿，……。

这场决一生死的赛跑持续了一阵子。恐怕是身子的某一处受了伤，怪物的动作笨拙缓慢，这一点使她不胜幸运。

刚才的那个村落好不容易映入了眼帘，不过在她看来这段距离可实在太长了。背后怪物步步紧逼，近得连他那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差不多都清晰可辨。

“救命啊！来人救命啊！”

她朝着村落拼命呼喊求救。可是村里不见人影，静悄悄的，似乎根本就没人。在清秋阳光下，人世间还保留着一块隔绝尘嚣的平安静谧的小天地。

二

11月11日上午十一时，岩手县宫古警察署接到了一个令人大惊失色的报告。报告说，岩手县下闭伊郡柿树村下属的一个只有五户人家，名叫“风道”的村落的居民全部被杀。

发现人是一位巡回医疗的女保健员。

野狗麇集，大群乌鸦在上空盘旋。她好生奇怪，走进村落才发现了事变。

风道还没拉上电线，不用说也不可能有电话。上了年纪的巡回女保健员吓得瘫软如泥，半晌才好不容易站起来，急忙赶到十公里外的、设在柿树村的派出所，报告了这宗案件。

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首先向总署作了汇报，接着请求该村的消防队和青年团帮助保护现场，然后便飞速地赶到风道。

女保健员就只报告了人被杀害一事，详细情况什么也不清楚。风道的居民该有十三名，倘使全部被杀，那将成为骇人听闻的大凶案。

这一带是北上山地的中央高地，被称做日本的“西藏”，即使在这个人口密度为全国倒数第一位的岩手县，也是一个超稀疏地区，每平方公里才不过几户人家。

尤其是风道，近年来举家离乡的村民络绎不绝，超稀疏化的现象更引人注目。

村落里只有严酷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姑娘是绝不肯嫁过来的，而村落里的年轻姑娘却一个不留地奔向了城市。

这样下去的话，要不了多久风道将变成废墟。从这种担忧出发，村里的青年人都想暂时离开家乡，到城市找个职业，然后再寻觅结婚对象。只要一到城市，对象就不难寻觅。结婚以后再生个孩子，说不定女人也就死了心，跟随丈夫来村安家。长子一般就是抱着这种打算，在征得父亲同意后，直奔城市。

可是情况往往是有去无回。一旦他们找到了爱人，在城市里安顿停当，也就不再回村落。他们身受城市丰富多采生活的洗礼，压根儿不愿再回故乡，在故乡等待他们的只有这种生活——毫无乐趣，成天跟泥土打交道，辛苦终身，而难求温饱。这样，一家老小就以长子为靠山离开了村落。

这样一来，人口日益减少，村里的财政本来就很紧，现在更是每况愈下，医疗、福利、文教、防灾、道路，这些公共事业不能维持下去了，如今风道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已难以保证。

作为紧急医疗措施，保健员每月巡访一两次，这个案件因此得以发现。

这一带的案件充其量不过是偷鸡摸狗，或者是来自城市的脚夫和旅游者之间发生的争吵殴斗。

正因为人烟稀少，案件也稀少而简单。如今一个村落的居民全部被杀，即使不在超稀疏地区，也是一桩令人惊骇的大凶案。

官古警察署十分重视这一事件，在跟县警察总部联系的同时，动员了包括署长在内的所有可动员的人马，急赴现场。

下午二时多一点，警察一行人员抵达了现场。十几名柿树村派出所警察、消防队以及青年团早已先到一步，他们正在保护现场。

“辛苦了！”

派出所警察举手敬礼迎接这一行人马的到来。从他们严肃的表情看，署长明白报告完全属实。

“没有幸存者吗？”

署长抱着一丝希望。

“全部被杀。”

“连小孩在内？”

“先请看一看现场吧！”

派出所警察垂下了眼睑。

风道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按照村公所的居民登记簿，风道现有五户人家，居民共十三人。详细情况如下：

长井孙市(53岁)、良子(51岁)，农业兼狩猎；正枝(15岁)，中学三年级；赖子(8岁)，小学二年级。

内山增三郎(67岁)、千代(63岁)，农业。

大泽真(73岁)，农业。

濑川寅男(59岁)、舍子(58岁)，农业；留男(10岁)，小学五年级。

手塚新平(65岁)、陶子(65岁)，农业兼烧炭；末子(9岁)，小学四年级。

从前，这儿的居民曾经多达三十户八十人，由于离乡的住户不绝，目前已减少到这个数字。即使这五户迄今没迁走的人家，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也全部溜进了城市，留下的全是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

风道的住房从北算起是按如下顺序排列的：长井家、内山家、大泽家、濑川家、手塚家。溪流从上游流向下游时经过村落，内山家和大泽家位于右岸，长井家、濑川家、手塚家座落在左岸。一条宽一米光景的村道由北向南延伸，溪流交错其间。由风道向北越过悬崖，前面就再无住家了。

在屋内被杀的有长井家两个女人、内山夫妇、濑川舍子、濑川留男、手塚新平等七人。长井孙市和正枝横躺在住房和溪流间的旱田里。大泽半个脑袋栽进屋后的小溪里，身子倒在溪边。濑川寅男是在家门前被杀的，手塚母子死在一棵长在溪流和住房之间的野生柿树下。

长井家、内山家、濑川家，好象正在吃饭，室内小米饭、萝卜汤、荞麦糊子这种粗茶淡饭以及合扑的托盘狼藉一地。

从这些食物来看，这是一餐晚饭。若是午饭的话，孩子们恐怕都在学校上学还没回来，而且村里的居民不可能全在家里。除大泽家外，其余四家都已端出了油灯。